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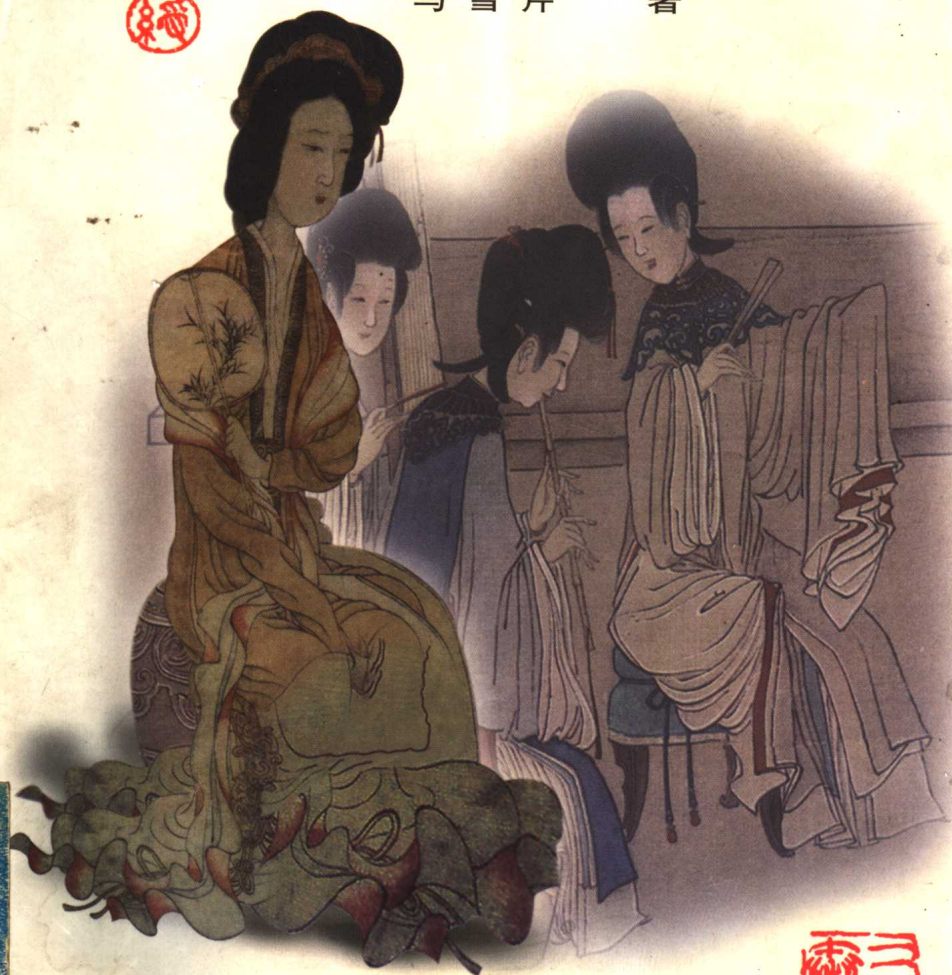


千古数风流丛书

西施：救国
人吴宫；王
昭君义赴大
漠家千古，
貂婁巧施连
环计；杨贵
妃色艺双全
绝传千古。

四大美人

马雪芹 著



三秦出版社 SANQINCHUBANSHE



千古数风流丛书

四大美人

马雪芹 著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大美人/马雪芹著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 2000. 1
(千古数风流丛书/张宁主编)

ISBN 7-80628-364-1

I. 四… II. 马… III. 人物-生平事迹-中国-古代 IV. 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2670 号

千古数风流丛书

四大美人

马雪芹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

电 话 (029)7264325 726380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西影彩色印刷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8.625

字 数 158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标准书号 ISBN7-80628-364-1/K·137

定 价 10.00 元



历史名人是宝贵的社会财富

历史名人是宝贵的社会财富

——《千古数风流丛书》总序

所谓历史名人，就是指那些曾经闻名于世的杰出的历史人物。他们或者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经济学家，或者是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学家、科学家。古今中外，历史名人总是受到人们的推崇和爱戴。

中国历史源远流长，有说不尽的故事，数不清的人物，谈不完的话题。上下五千年，风云变幻，人才辈出，既有雄才大略的领袖、运筹帷幄的谋臣，又有驰骋疆场的英雄、多才多艺的贤士……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，为世人津津乐道。左丘明著《春秋》、司马迁作《史记》、司马光编《通鉴》，无非是想借古论今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多述古今名人在历史上的作为。

历史名人，是历史所流传给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
首先，历史名人是重要的人才资源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实际上是名人的历史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如齐桓公得管仲以称霸，秦始皇用



四大美人

王翦而六合诸侯，刘邦有三杰而灭项羽，汉武帝任霍、卫以定匈奴；再如唐太宗李世民、宋太祖赵匡胤、元世祖忽必烈、明太祖朱元璋等等，无不因得到匡世奇才而成功。

我们研究历史名人，也就是研究他们成功或失败的过程，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，从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资料。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人才的论述。如春秋时期祁奚主张“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”；战国时吕不韦主张“求人勿全”；汉朝奇才东方朔说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因为“明有所不见，聪有所不闻”，应该“举大德，赦小过”。后世如东汉的王充，三国的诸葛亮、曹操、刘劭，唐朝的魏徵、韩愈，宋朝的秦观、司马光、王安石，明朝的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，清朝的魏源等人都有专门的人才论著。

总而言之，研究历史名人的事迹和思想，就是考察人才的历史和探寻人才资源的过程。

第二，历史名人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众所周知，上古三皇五帝，虽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却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象征；孔子编《诗经》，述《论语》，开设私学，有教无类，却创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体系——儒家文化，统治了中国几千年；其他如老子、庄子、孙子、墨子、韩非子、荀子、孟子、管子等等，他们的思想也被不断继承和发展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；其他著称于世的人物，或者是社会政治的核心，或者是社会的栋梁，或者是社会活力的体现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在他们的周围都能够聚集一批时代的弄潮儿，共同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。这些人物，是时代的需要，也是时代的依托，他们必然是整



个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柱。

第三，历史名人是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的旅游资源。古语有言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黄陵虽处偏远僻壤之处，却名扬海内外，炎黄子孙一心向往，无不以虔心朝拜而为荣；曲阜虽为山东小镇，却吸引了无数游客竞相游览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有黄帝、孔圣埋在那里。至于那些名山名胜、古迹故地，更有许多和名人有关的故事，说也说不完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故事，名胜古迹才显得更神秘，更有生气，从而吸引更多的探访者。

所以说，研究历史名人，探寻历史资源的优势，从而开发它，利用它，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，是非常有意义的工程。

那么，怎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并利用这一份宝贵的财富呢？历史上的名人成千上万，如果一个一个地了解，显然不可能。这些年来，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人物，而且把焦点集中在皇帝、后妃身上，这是可喜可贺的事。但是，要真正地了解历史，就必须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地探索历史人物的秘密。于是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《千古数风流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范围，以历史上著名人物为主要对象，不分朝代限制，不限有无官职，不论地位高低，选取那些早已约定俗成的人物群体，如三皇五帝、四大美人、春秋五霸、六君子、竹林七贤、八大神仙、大历十才子、中华二圣、汉初三杰、五虎将、唐宋八大家、香山九老、十三太保、十八学士、二十二子、二十四孝、云



四大美人

台二十八将、孔门七十二贤……诸如此类。他们虽然早已闻名于世，但仍有待进一步宣扬。因而，我们本着普及历史知识的宗旨，以正史记载为主，广泛搜集有关野史、笔记和小说及传说的资料，融汇贯通，尽量写得通俗易懂，从而使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，又生动活泼。希望他们能够受到广泛的青睐。

张 宁

1999年4月20日



前 言

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贵妃等四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，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陌生，有似曾相识之感，但要将她们付诸文字，却又十分踌躇，有无从下笔之感。因为四大美人中除王昭君和杨贵妃正史有所记载外，西施和貂蝉则名不见经传。尤其是貂蝉，只能算是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艺术形象，要在历史上找到原型亦有一定难度。另外，民间传说和文人作品及历史记载中四大美人的事迹也多有差异，需要有一个考察、甄别的过程。根据以上情况和本书的体裁要求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我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以历史背景为依托，做到人物有原型，事实有根据，尽量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。

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要搞清楚四大美人各自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，她们本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、所担任的角色和本身所作所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。这些单靠正史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借助于稗史笔记之类。于是，我徜徉于浩瀚史籍之中，在茫茫书海中追寻她们的踪迹。



四大美人

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志《越绝书》中间，首先发现了有关西施的记载。该书卷十二载有文种向越王勾践所献的“灭吴九术”，其中第四种即为“遗(wèi)之好美，以劳其志”，也就是利用吴王夫差贪色的特点，赠送美女，以虚其身，衰其志，达到灭吴之目的。“灭吴九术”之下，接着载有：“越乃饰美女西施、郑旦，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。”同书卷八《美人宫》条又云：“美人宫，周五百九十步，陆门二，水门一，今北坛利里丘土城，勾践所教习美女西施、郑旦宫台也。女出于苕萝山，欲献于吴，自谓东垂僻陋，恐女朴鄙，故近大道居，去县五里。”

太史公《史记》载有文种“灭吴九术”之献，但未记所献美女为何许人。

东汉人赵晔所撰之《吴越春秋》，记吴、越两国史事，亦有“灭吴九术”种种，有美女郑旦之名，而未提及西施。

晋王嘉《拾遗记》云：“越谋灭吴，蓄天下奇宝、美人、异味进于吴。……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一名休明（西施、郑旦别名），以贡于吴，……吴王妖惑乱政。”

南朝梁·任昉《述异记》载：“吴王夫差筑姑苏台，三年乃成，周环诘屈，横亘五里，崇饰土木，殫费人力。宫伎千人，又别立春宵馆，为长夜饮，造千石酒钟。又作大池，池中造青龙舟，陈伎乐，日与西施为水嬉。”

唐·陆广微《吴地记·花山》条云：“胥屏亭东有馆娃宫，吴人呼西施作娃，夫差置，今灵岩山是也。”其下注释云：“今灵岩山遗址，尚可见馆娃宫遗迹，砚池、浣花池、玩月池、吴王井、梳妆台、琴台、采香径等。”该



书《石城》条下又云：“吴王离宫，越王献西施于此城。”《香山》条云：“吴王遣美人采香于此山，以为名，故有采香径。”“吴王种香于此，遣美人采之，故名。下有采香径，通灵岩山，今名箭径山。”

以上记载足以将西施一生贯串起来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王昭君的事迹在正史中虽有记载，但非常零散，散见于《汉书·元帝纪》、《汉书·匈奴传》和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之中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在叙述了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朝见后，元帝乃“改元为竟宁，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。”条后应邵注曰：“王嫱，王氏女，字昭君。”《汉书·匈奴传》亦云：“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，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。”

相比之下，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的记载就详细得多，其云：“嫱，字昭君，南郡人也。初，元帝时，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时呼韩邪来朝，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。昭君入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。呼韩邪临辞大会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韩邪死，其前阏氏子代立，欲妻之。昭君上书求归，成帝敕令从胡俗，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元帝竟宁元年条下记曰：“春，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，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。”和《汉书·匈奴传》完全一样。



四大美人

上述文字虽然不多，但把王昭君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交代得一清二楚。

和上述两人相比，貂蝉事迹在史籍中显得特别少。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载：“（董）卓常使（吕）布守中阁，布与卓侍婢私通，恐事发觉，心不自安。”

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云吕布“尝小失卓意，卓拔手戟掷之。布拳捷得免，而改容顾谢。卓意亦解。布由此阴怨于卓。卓又使布守中阁，而私与侍婢情通，益不自安。因往见司徒王允，自陈卓几见杀之状。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，因以告布，使为内应。”

两条记载，都言及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事，而未言侍婢为阿谁。但董卓、吕布以此构衅，导致董卓被诛却是事实。以此可以推知董卓侍婢乃为貂蝉之原型。其“七分为事实，三分为演义”的《三国演义》对其形象的塑造也是事出有因的。

杨贵妃的资料在四大美人中当推第一。除两《唐书·后妃传》中有较详细记载外，《资治通鉴》也有大量关于贵妃的文字。此外，唐·郑处海《明皇杂录》、唐·姚汝能《安禄山事迹》、唐·郑綮《开元传信记》、五代·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宋·乐史《杨太真外传》等稗史小说中都有关于杨贵妃的记载，其中乐史《外传》则专为杨贵妃而作。这些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史料。

综上所述，四大美人在我国历史上不仅确有其人，而且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，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，受到当代和后世史家的重视，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历史人物。经过数千年来人们的口头传颂和文学作品的艺术



加工，使得她们的形象更加丰满，事迹更为突出，生平活动脉络也更加清晰。这些都是本书撰写中的重要史料来源。

二、追求内容和情节的完整，尽量做到艺术性和历史性的合理结合。

四大美人的情况各不相同，史料记载也比较零碎。要用文学的形式把她们的一生经历表达出来，情节的完整至关重要。在这一方面，大量的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

明·梁辰鱼《浣纱记》以戏曲的形式完整而系统地表现了西施和范蠡定情、定计、入吴、灭吴、泛舟五湖的整个过程，是较早反映西施事迹的戏剧作品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施的故事》、陈民中《中国古代美人的传说》等介绍了西施一生中的几个片断。杨善群《越王勾践新传》、夏廷献《范蠡》等书也都提到了西施的事迹。

至于西施的最后归宿，说法也不尽相同。一说西施在吴亡之后，被勾践夫人装入牛皮袋子，沉江而死以绝后患；一说西施于吴亡之后，和范蠡一起泛舟三江五湖，悠然而去。

持前一种说法的以《墨子·亲士》篇中“吴起之裂，其功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”之语为主要依据。今日苏州城之带（袋）沉桥据说即为纪念西施而名的。唐·李商隐《景阳井》诗云：“肠断吴王宫外水，淤泥犹得葬西施。”晚唐·皮日休诗曰：“不知水葬归何处，溪月弯弯欲效颦”等都是对这种说法的肯定。



四大美人

持后一种说法的以《越绝书》“西施亡吴国后，复归范蠡，同泛五湖而去”为主要依据。明·梁辰鱼《浣纱记》、明·杨慎《升庵集》、唐·杜牧《杜秋娘诗》都持这种看法。宋代大文豪苏轼对这种说法尤为赞同，其《范蠡》诗中“谁遣姑苏有麋鹿，更怜夫子得西施”、《西施》诗中“他年一舸鸱夷去，应记奴家旧姓西”，及《水龙吟》词中“五湖开道，扁舟归去，仍携西子”等语，明确不过地表达了他对西施下落的见解。

在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说法中，也还存在着歧意。一种认为，范蠡与西施本有旧情，功成之后，载之以去，天遂人愿，是一种美好的结局，这是西施家乡人们的传说，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西施的祝愿。另一说法是范蠡因西施惑乱吴王，致吴亡国。怕以后西施又惑乱越王，使之蹈吴覆辙，故载之远去，以绝越国之患，给美好的结局蒙上一层阴影。这种说法，以梁辰鱼《浣纱记》和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为代表。我认为此纯属卫道者之语，绝非范蠡原意，范蠡出走是看透了勾践的真实面目，而非惧西施为祸也，故此说不可取。

细察以上说法，以沉江而死者为是，因墨子为春秋战国之交人，所处时代距吴亡不远，其说当为可信。但本书在写作过程中，鉴于人们对西施的喜爱和怀念，为了表达一种善良的愿望，在情节安排上，选取了“泛舟五湖”之说，追求了一种艺术的完美。

昭君出塞和亲的史实，史籍中记载不多，但东汉以后，却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关于昭君的文学作品出现，仅诗歌就有 600 多首，戏剧 20 多种。现代戏剧大家曹禺和历



史学者郭沫若先生也以戏剧的形式塑造了昭君的形象。台湾作者高阳还以王昭君为题材撰写了长篇历史小说。

在上述作品中，昭君的形象千姿百态，各有风采。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对待出塞的态度上。一种是被迫出塞，无可奈何；悲悲哀哀，惨惨凄凄，甚至走到界河上投水自杀。持此说者以元代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为典型代表。另一种是以民族大义为重，主动请行，使得汉胡和睦，亲如一家，此说以曹禺戏剧《王昭君》为代表。本书经过比较，认为主动请行更能体现昭君深明大义，以国事为重的高尚情怀，因而选择了后者，使昭君形象更臻完美。

由于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的问世，更由于这部名著被改为电视剧搬上荧屏，使得貂蝉之名在中国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其原型当为史籍中与吕布私通之董卓侍婢无疑。而后董卓与吕布矛盾迭起，董卓以戟掷刺吕布，王允与士孙瑞谋杀董卓，以吕布为内应等等均有史料记载，凿凿在目，不可不信。故《三国演义》中貂蝉故事的情节虽经作者作了艺术上的加工，但来龙去脉有迹可循，所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即以此为蓝本，作进一步的加工。所不同者是在貂蝉的最后结局上，《三国演义》中没有交代貂蝉的最后下场，民间传说中貂蝉的最终结局有如下两种：一是吕布死后，貂蝉落入曹操手中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，即以貂蝉赠之。而关羽以董卓、吕布事为戒，怕红颜而为祸水，故硬着心肠，闭起眼睛将她杀死，使她成为关老爷的刀下之鬼。另一种结局是貂蝉被送与关羽之后，关羽斥其以色媚人，惑乱人心。貂蝉不服，义正辞严地驳斥关羽，表白



四大美人

自己一片爱国之心，报恩之情，说得关羽心服口服。在张飞闻讯赶来要杀貂蝉之时，关羽毅然掩护貂蝉脱险，送入尼庵修行，并嘱以其身所历付诸文字，以戒后人，貂蝉在尼庵中得以善终。

两种结果看来以后者要好得多。但笔者以为，以貂蝉其人其事，两种结局都不适合于她。因为貂蝉之所以置生死于度外，周旋于董卓、吕布之间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报王允养育之恩，除国家倾覆之患。吕布死后，让她继续留在人间，似有不妥。（当然也不排除王允为了继续钳制吕布，会让貂蝉作如是选择的可能。）但据《三国演义》记载，董卓死后，其部将李傕、郭汜攻入长安，与董卓复仇，在作战中，吕布失了城池，“左冲右突，拦挡不住”，引数百骑来到青琐门外，招呼王允一块逃走，遭到婉言谢绝后，遂“弃却妻小，引百余骑飞走出关，投奔袁术去了”。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也载李、郭攻入长安，“与吕布战城中，布败走”。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记李、郭攻入长安，“布与傕战，败。乃将数百骑，以卓头系马鞍，走出武关，奔南阳”，先投袁术，后与张扬奔河内，又投袁绍，后又奔至洛阳等等。

如上所述，吕布在长安战场上失败，落荒而走，身无立足之地，先后投靠数人而不得安身，根本不可能带貂蝉一起出逃。所以貂蝉即使不死，此时也应在被“弃却”的妻小之中，而不可能在吕布身边。吕布逃走后，王允死于李、郭之手，家小全部遇害，貂蝉当不能幸免。或许以貂蝉之美，李、郭二人对她有非分之念，免其不死。但貂蝉何等女子，岂能偷生，所以从容取义应是貂蝉归宿的最好



选择。生以身报司徒大恩，死以命殉之地下，有始有终，忠贞不渝，方显貂蝉之真情义。而民间传说则为显关公见色不惑的忠义气概，却要以美女貂蝉作为陪衬，实在有损貂蝉形象。故本书摒弃众说，而以“取义”结局，也是对貂蝉形象的净化。

杨贵妃事迹史料记载颇多，基本可信。所疑者，两次出宫风波的起因，这点史书未作详细交代。《旧唐书·贵妃传》云：“（天宝）五载七月，贵妃以微谴送入杨宅。……九载，贵妃复忤旨，送归外宅。”《新唐书·贵妃传》云：“他日，妃以谴还第。……天宝九载，妃复得谴还外第。”其他史书也都一言代过，不作详说，给后人留下许多悬念和想象。

贵妃进宫之后，玄宗视之如命，百依百顺，双出双入，形影不离，能谴还出宫，定有较为严重的原因。在这点上，《资治通鉴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：“（天宝）五载七月，妃以妒悍不逊，上怒，命送归。”那么，“妒悍”的对象是谁呢？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，人们选中了梅妃和虢国夫人，因为只有以梅妃之美、之才情，虢国之艳、之倾巧，才堪与贵妃争宠，由此引发了贵妃的“悍妒”，但查诸史籍，梅妃未有其人，实为虚构。而虢国此时也未封为夫人，气候尚未形成，不具备和玄宗调情的条件。联想到白居易《上阳白发人》诗中的上阳宫女“玄宗末岁初选入，入时十六今六十。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，妒令潜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”的情况，似说明上阳宫女遭此厄运，是由于杨妃“侧目”的结果。



四大美人

白居易友人元稹也有《上阳白发人》诗作，揭露了天宝年中因玄宗选美，使得民间“良人顾妾心死别，小女呼爷血泪垂”的悲惨现象，并自注云：“天宝中，密号采取艳异者为花鸟使。”元、白二人系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，其时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，当为可信。

据以上所述分析，则贵妃天宝五载所妒的对象，应属当时新选来的宫女。

天宝九载被谴原因，晚唐·郑綮在《开天传信记》里作了详细叙述：“太真妃常因妒媚，有语侵上，上怒甚，召高力士以辘辘送还其家。妃悔恨号泣，抽刀剪发授力士……”云云。

《资治通鉴》又提供了天宝九载因“妒媚”忤旨的具体时间线索：“(天宝)八载冬十月乙丑，上幸华清宫。……九载春正月乙亥，上还宫。二月，杨贵妃复忤旨，送归私第。”也就是说，从八载十月到九载正月90多天的时间里，玄宗和贵妃都在骊山华清宫度过。而返回长安兴庆宫不久就发生了复因“妒媚”忤旨的事件。看来，事情是在华清宫发生的。

天宝八、九载间，有资格跟玄宗幸骊山的女性，自然非杨氏三姐妹莫属。三杨中，韩国、虢国未见在男女私事上有何传闻，尤其未闻和玄宗有何瓜葛。而虢国殊艳尤态，杨柳浮萍，又倾尽机巧善事人，早年即与再从兄杨国忠关系暧昧，后来又与妹夫唐玄宗有染。故中唐诗人张祜曾以集灵台为题，作诗讽刺云：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涴(wò)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